

社会性别视角下“月经羞耻”问题研究

雷珂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2019 级)

摘要：“月经羞耻”由古至今一直存在，除了历史因素以外，性教育的不足和社会传媒的负面强化在当下的环境中影响更甚，更进一步来说，“月经羞耻”在深层次也反映了社会权力体系下女性话语权的失声，这些都值得引起重视和深思。

关键词：月经羞耻；社会性别；性教育；社会传媒

一、“月经羞耻”的现状分析

2020 年开年不利，在疫情阴霾的笼罩之下，纷至沓来的除了真真假假的资讯，各种社会问题也浮出水面，“月经羞耻”也因此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引起广泛讨论。在这次讨论中，人们在表达愤怒之余，首先是对于“2020 了，‘月经羞耻’竟然还存在？”的惊讶与不解。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于以前确实更加开明，但“月经羞耻”仍是当今社会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它依旧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就从这次的疫情说起，上海市妇联从战疫前线的医疗卫生机构获悉：“医生中有 50% 以上为女性，一线女护士更超 90%”；官方也曾给出数字，在 4.6 万一线医护人员中有女性 2.8 万，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这次疫情中#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为一线女性医护捐赠卫生用品的活动一的发起人@梁钰 stacey 在接受凤凰网公益的采访时保守估计湖北省女性医护人员超过 10 万人。从这几组数据中不难看出很多抗疫的一线女性医护在解决经期问题的困难程度，但除了缺口巨大之外，其他方面的阻力也并不少，最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性的日常生理用品却无法纳入救灾物品之中，而是被列为女性的“特殊需求”用品，从而导致运输过程中的层层关卡。在卫生用品缺位和女性需求遭到忽视的背后，也让我们看到了隐匿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月经羞耻”。

2018 年由印度引入国内的首个关于女性生理用品题材的电影，最终译名还是从《护垫侠》改为《印度合伙人》，且电影海报上男主人公手里的卫生巾也换为了意味不明的一张白纸；去年的热门电视剧《想见你》在大陆版本中关于女主人公月经的表达“你那个来第一天”的桥段被整个删减，甚至用“那个”来代替都不行；一个前线女性医务工作者在接受某家官媒采访中提到的自己处于生理期的表达在后来重播时被剪辑删除；2016 年游泳运动员傅园慧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我昨天来例假了”引起了网络热议……类此种种的例子还有很多，就更贴近于日常生活的普通大众来说，绝大多数的女性在成长中都经历过“月经羞耻”，比如表述“月经”时更经常用“那个”、“大姨妈”等来代替，去购买卫生巾时，会被商家贴心地用黑色塑料袋装好以避免尴尬，如果经血侧漏会万般遮掩以免遭到嘲笑等等情况都充斥在女性生活的点点滴滴。

不仅是在中国，“月经羞耻”是属于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和话题，只是不同国家的羞耻程度不同而已。透过电影《护垫侠》我们可以看到在女性地位极其低下的印度，人们对月经非常忌讳，称其为“女人用的脏东西”，女性自身也对此充满了耻辱感，在月经期间会主动躲到外面去吃饭、睡觉。在尼泊尔等国家建有月经屋，超过 68% 的女性在经期会被赶出家门。除了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发达国家也曾有相关的“羞耻”，美国宇航局曾因担心在太空无重力情况下会经血倒流而拒绝女性做宇航员，日本认为女性在经期会导致味觉失灵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没有女寿司师傅。

二、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月经羞耻”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

(一) 月经污名化的历史渊源与建构

我们为什么不能正大光明地去谈论月经，这其实是有历史根源的，在关于月经的各种表达中都可以窥见一斑。《本草纲目·人·妇人月水》：“〔释名〕：月经、天癸、红铅。时珍曰：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事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故谓之月水、月信、月经。经者常也，有常规也。”《寿世保元》卷七：“室妇十四岁，经脉初动，名曰天癸水至。”由此，古人对妇女经血忌讳即讳称其为“月水”、“天癸”、“信水”等，到现在则多以“大姨妈”或者“例假”来代称。与此相应，卫生巾在古代被称为“月事布”、“女子布”、“月经衣”、“月水帛”等。《本草纲目》：“女子入夜，恶液腥秽，故君子远之，为其不洁，能损阳生病也。”《养生要集》：“妇人月事未尽而与交接，既病女人，生子或面上有赤色。”《汉律》：“见婢变不得侍祠。”妇女经血被认为是污秽、肮脏、不洁之物，会使男子受到伤害，故月事之时不得行房，否则即是“撞红”，也被禁止在此期间参与祭祀活动，在其他场合比如婚礼、产房、葬礼等也不被允许出现，民间即有“骑马拜堂，家破人亡”的俗语。民间关于月经的相关隐语不胜枚举，各个地区也有其不同的俚语形容，所以关于月经的污名化具有长久的历史根源，这种经过世世代代强化的思想观念是一种历史的印记，女性不断被建构其中，直到现在仍顽强地固守在人们的潜意识当中。

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月经的禁忌文化与污名化已不仅仅是历史因素所造成的，更多的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性教育的不足；二是社会媒体的传播导致的在流行文化的负面印象被不断加强。

(二) 性教育的不足

根据一社交网站上关于女性月经相关问题的调查结果，“初潮前，你对月经的了解来自于”的问题，样本总数为 7943 人的投票中，除了“同学聊天”（占比 28%）、“妈妈教的”（占比 20%）、“课外书网络等途径”（占比 25%）及“其他”（占比 13%）等选项，“学校学习”只有 1131 人即 14% 的占比。“初潮来临前妈妈会告诉你有关月经的一切吗”的问题，样本总数为 9330 人的投票中，“没有，放任我自生自灭”的选项有 3196 人即 34% 的占比，“可能有，但我没明白意思”的选项有 897 人即 10% 的占比，“有，大概说明了一下”的选项有 3994 人即 43% 的占比，而“有，说的很详细”只有 1241 人即 13% 的占比。这个问卷调查虽然样本数较小，但也反映了绝大多数女性在青春期几乎没有接受到足够的月经教育，有一部分是来自母亲和老师的非常隐晦的零碎概念，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自己的摸索了解。由此可以窥见中国教育中性教育的缺失问题。

很多女性对于月经这一正常生理现象一知半解，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正确的认知，更何况男性了，所以才会有新冠疫情中

男性领导对于女性生理用品物资的“这个不急的”的忽视态度，以及“人命都保不住了，还关心你裤裆的那点事”这种完全缺乏同理心的观点。生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太少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性教育的对象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从而导致这与男性无关只能与女性谈论的潜规则逐渐蔓延。

这种源于两性的生理结构差异，并由教育所建构的认知环境是我们社会中“月经羞耻”的最初。不仅是月经这一问题，其他方面的性教育也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社会传媒的负面强化

在对“月经羞耻”的现状分析中已经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社会媒体对于“月经”的多种回避，有电影电视剧等娱乐方面的任意删减，也有新闻报道等更为严肃传媒的刻意忽视，这种主流声音的沉默所带来的结果，新冠疫情中女性生理用品的缺失就是一个例证，平时虽然可以通过暗号隐语来“走私”，在疫情紧急，物资通道层层受阻的情况下，这种无法宣之于口的尴尬无疑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尴尬。另一方面，在社会媒介默认忽视“月经”的情况下，又大肆创造了关于月经的负面形象的流行文化。最为典型的就是一些女性卫生巾用品广告，就国内广告而言，无一例外，都用了蓝色液体来代替妇女经血，以掩盖月经的真实面目，降低人们的排斥心理。除此之外，在一些媒体文章、杂志、书籍中也多是描述月经的负面问题，比如多用女性经期“易怒”、“情绪化”、“麻烦”等的负面表达，且与此相关的抖机灵、调侃、段子也是层出不穷。这些无一不加剧了“月经羞耻”，这种公共话语对月经隐蔽又消极的表达建构了整个社会的文化，也由此进一步建构了其中的每一个人。

因此不得不进一步问一句为什么，为什么社会媒体会形成这样一种负面倾向的表达？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葛罗莉亚·斯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她于1978年发表了一篇引起极大反响的文章《如果男人有月经》，成为了女性主义领域的经典檄文。如果男人有月经，那么“月经会成为一种令人羡慕、可敬而又具男性气概的现象”。与目前的女性月经困境相比较，她所设想的结果值得我们去深思。

“男人会吹嘘他们的经期之长、血量之多。渴望证明自己进入成年期的男孩们，会借着宗教仪式以及男子聚会记录月经初到的这一天。国会将资助一所国立的经痛机构，以帮助消减每月的不适。卫生用品将受联邦政府资助并且免费。军人、右翼政客和宗教的基本教义派将表扬月经作为一种证明。男人会说服女人在‘每月的那个时候’性交会更加愉悦。……”

真相在于“权威群体的人格特质无论如何都被认为比弱势群体更加优越”。当今社会不可否认的是，女性的地位虽然随着法律、社会生产的参与率等的提高而有所改善，但社会的话语权更多的还是在男性的手中，如果说妇女失声太过绝对的话，更为客观来说，发声的力量还不足以引起社会广泛重视，或者说存在部分刻意被忽视的现象，因为触及到了某些既得利益者的痛点。

三、社会性别视角下对“月经羞耻”的反思与建议

根据对“月经羞耻”原因的分析，在此针对性的提出一些建议：

（一）相关性教育的改革

周恩来总理1963年在全国卫生科技规划会议期间对医务工作者说过：“要在女孩来月经之前，男孩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知识告诉他们，让他们能用科学知识保护自己的健康，促进正常发育。”

目前我国有80余个政府文件中明确指出性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现状是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下，学校难以以为性教育课程专门协调时间，只能通过和生物、心理等科目融合教学。此外，目前缺少被教育系统认可的、完善的性教育教材，以及在国家层面的性教育师资培训体系。根据以上现状，迫切需要改革的地方：一、组织权威的专家力量和团队，编写相关教材；二、改革现在的教育体制，规定必要的课程和课时；三、师范学校应开设相关课程，培养足够的师资力量。

当然，教育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吸取经验和进步，但相关的问题和方案亟待尽早提上日程。

（二）加强相关立法

苏格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学校、学院和大学里免费提供经期卫生用品的地区，而1月25日，在刚刚通过了《经期产品法案》的第一轮投票后，她又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免费提供经期卫生用品的地区。中国体量大，社会情况复杂，但仍旧可以借鉴成功经验为自己以后的立法取经，这将不仅是为月经贫困、月经羞耻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渠道，更是为女性发展和其他立法树立榜样。

（三）大众传媒和商品经济的引导

可喜的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之下，已经有了很多传媒和品牌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比如在新冠疫情中很多卫生巾品牌就迅速响应向一线医患捐献考拉裤；2019年2月，“月经表情”在经过两年的争取后，一滴红色的血被获批添入全球统一码联盟，作为月经的标示；2017年，英国卫生巾品牌libresse首先在月经广告中出现了真正的血，用张扬、直接的方式，向传统的“血禁忌”发起挑战……

相较于教育和立法的推进，无疑社会传媒的导向更加迅速和立竿见影，这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发声，从而构建一个“不羞耻”的社会。

结语

“月经羞耻”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历史问题，从秘而不宣到如今屡次引起广泛讨论，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侧面反映了其背后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建构和相关性别问题。在此从历史、教育和社会传媒等方面对此做了一个简要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可供参考的解决方向。

参考文献：

- [1]李金莲,朱和双.月经人类学:聚焦女性被遮蔽的生活方式[J].世界民族,2012(03):36-44.
- [2]李金莲.中国民间的月经隐语与文化变迁[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30-33.
- [3]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
- [4]李小江.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5).